



李玲玉：爱闯的灵魂永远年轻

称呼只是代号，被叫“大妈”又何妨

短剧刚开始流行时，朋友给李玲玉递了一个剧本。封面一行大字格外清晰：《大妈的世界》。

说心中没有波澜是假的——86版《西游记》之后，眼波流转的“天竺少女”成了李玲玉挥之不去的标签，那份不食人间烟火的美貌，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怎么就突然成了广场上站C位跳舞的“大妈”了？

把剧本继续看下去，李玲玉好胜心和新鲜感战胜了犹豫。“我这个人就是有闯劲，一直想着要做点出其不意的事。”带着这样的念头，李玲玉成了同辈人里的短剧先行者。2022年，她牵手粒粒橙传媒拍摄了精品短剧《大妈的世界》，以活泼新颖的“大妈退休生活”斩获了豆瓣8.1的高分。互联网上，年轻人热情赞美：“这就是我理想中的退休生活！”

7月，在腾讯视频播出的新作《大妈的世界3：大妈闯职场》中，李玲玉又一次为她扮演的“大妈”于田带来新意——剧中，毫无“年龄焦虑”的于田闯入年轻人的职场，和年轻人一起笑对各类挑战。

这也是李玲玉对角色的理解：“最有趣的就是以大妈的年龄和阅历，观察社会上的新鲜事，聊聊年轻人当下的生活状态。”因为性格太过相似，演到后来，导演常常感慨，“玉姐把自己演出来就行了”。

“以前人家叫我‘甜妹子’，喊我‘玉兔精’，现在有时也会碰到人喊我‘大妈’，也很亲切。”对李玲玉来说，称呼只是代号，让观众认可角色，才是成功，“当然，我更喜欢大家叫我‘玉姐’”。

她形容《大妈的世界》系列带来的新鲜感依然充沛。这回在上海拍摄，她久违地用上了上海话，生动活泼。而搭档脱口秀演员史妍和门腔时，她也常常被这些“冷面笑匠”逗得乐不可支。最享受的，还有年轻团队融洽的工作气氛。主创们常常是一边吃着盒饭，一边讨论戏份和表演，演员敢提意见，导演也乐于尝试，好些戏份都拍了许多遍慢慢打磨。“听他们讨论，有时候我还插不上话，但那种氛围特别好，有想法都可以说出来，大家都愿意一起配合。”

戏里的“大妈”于田为年轻人整治职场，戏外的李玲玉对年轻人常常是无奈又心疼。她轻轻感慨：“和这些年轻人比，我这一代人是过得很好的。”

跌跌撞撞的“甜歌岁月”

自认“过得很好”的李玲玉，也有过跌跌撞撞的青春岁月。

上海弄堂长大的她，从小就是男孩子性格——和男孩子们一起爬树、踢球，是家常便饭。而更浸润她心性的，则是母亲为人处事的大气与用心生活的精致。全家人吃饭，桌上一一定铺红白格的桌布，碗碟分门别类，整整齐齐；吃饭也讲规矩，两手不能离桌，不能张着嘴巴嚼，有时候她无意把手放下来，母亲在对面就“啪”一筷子打过来。

家庭的精致细腻，却抵不过彼时严苛的社会环境。明眼人都知道她条件突出，她却总在各类文艺选拔中落榜。憋屈不解、无处发泄时，她只能跑到外滩边上，一边注视着江水滔滔，一边在心里默念：上海是个大城市，我一定会变得更好。

转机发生在1980年。高中毕业后，李玲玉扛住家庭的压力，主动报考北京红旗越剧团。尽管年龄不占优势，专业基础也是白纸一张，她现场发挥的一段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，惊艳到整个考场鸦雀无声。考官们记住了这个外表出众、嗓音条件优厚的女孩，她最终从5000多人中脱颖而出，踏上了北京的学艺之路。

在越剧团，李玲玉演小生，身段、表演也极为出挑。然

一个人，白衬衫，短头发，李玲玉就这么出现在采访间。

这是多年的工作习惯——她常常独来独往，要是多带一个助手，自己反而会变成那个操心的人。

眼前的李玲玉，与新作《大妈的世界3：大妈闯职场》中的角色开始重合：时髦干练、思维活跃，以“大妈”的身份闯入职场，和年轻人一起率真地向怪现象说不。

这似乎隐隐解答了很多人曾经的好奇：让几代人念念不忘的“玉兔精”，用歌声点亮了千家万户的“甜歌皇后”，会以怎样的姿态跨入人生下半场？

李玲玉给出的答案是，岁月的变化无人能逃，但爱学习、爱闯荡的灵魂，可以永远年轻。



而在传统戏曲逐渐遇冷的大环境里，想要在舞台上闯出名堂并不容易。几年后，怀着一定要在北京干出成绩的念头，她又一次“跳”了出去——成功考取东方歌舞团，把几年苦练的灵动眼神、形体表演都化为了歌舞表演的基础。

李玲玉的形象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改变的：学越剧时，她看上去像个清秀的小男孩；但在东方歌舞团，搭配着东南亚的舞蹈服饰，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越发动人，活泼甜美的形象也吸引了外界的关注。

后来的一切，格外顺理成章。唱片公司找上门来，一字一句指导，教她怎么唱出甜美声腔。从1987年起，李玲玉录制了《甜甜甜》《甜歌皇后》等88张个人专辑，张张大卖。而正在选角的《西游记》剧组也一眼相中舞台上颇具异域风情的李玲玉，还为“玉兔精”这个角色临时加上了《天竺少女》的歌舞表演。

天真烂漫，却又灵动妩媚，李玲玉一夜爆红。

但她很快就尝到了不快乐的滋味：没日没夜地录制甜歌，她却并不喜欢那种甜腻的味道。“88张专辑，除了有些经常在广场舞里放的，大部分歌曲我都记不住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是真的不喜欢甜歌，心里拧巴。”

更让她觉得煎熬的，是巨大商业成功与院团传统审美之间的反复拉扯。“现在回头看，任何音乐能被大家喜欢就有可取之处；但那时候大家并不这么看，我经常被批评，也特别痛苦——我好面子，又怕影响团里的形象，那就干脆辞职。”

想要“做自己”的“甜歌皇后”，很快遭遇了挫折：1993年，李玲玉推出主打都市情歌的专辑《女人心绪》，略带伤感的曲风却让很多歌迷感觉难以接受。专辑销量遇冷，媒体

评论平平，甚至有歌迷在签售会现场痛哭出声：“你的歌声陪伴了我们那么久，为什么非要把甜妹子变成怨妇？”

李玲玉想不通：用歌声证明我长大了，有错吗？

事业上的风波连着情感上的挫折，让李玲玉钻了牛角尖，抑郁了两年。“我性格本来就犟，问题想不通，我就一直想。但回过头看，或许是我太一意孤行，造成了太多不可挽回的局面……”

希望人们记住一个怎样的她？

李玲玉不是没有想过转型，她脑子灵活，爱时尚，做什么都快人一步。1990年代，她率先在北京开了一家兼具西餐厅与酒吧功能的场所，取名“夏威夷酒吧”。从窗帘的选材到整体的装潢，她亲力亲为，陈道明、葛优等圈内好友纷至沓来。然而餐厅名声大噪，性情的她却没赚到钱，“我做事很少考虑回报。看到朋友们来吃喝高兴了，我想买啥单呀，全部都签单吧！”

后来，她远赴日本，是另寻出路，也是给自己留出喘息的空间。

2000年代，李玲玉重回大众视野。彼时行业早已经变了模样，她却说自己没有畏惧，与时俱进就好。于是，她既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也接纳歌迷的声音。歌迷喜欢甜歌，她就认真真做了一张专辑《美人吟》。表演上有机会，她也大胆尝试——从《孝庄秘史》的贵太妃，到《曹操》的丁夫人，李玲玉调侃自己是慢慢才开始开窍的，“像跟胡玫导演的合作，她对我有很大启发，我开始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放到角色里，找到共同点，演得很好看”。

生活上，李玲玉也保持着白羊座的奔放：跟朋友见面小酌，探访自己喜欢的文玩，时不时说走就走，放空自己的思绪。她开玩笑说，比起《大妈的世界》的于田，生活中的自己过得更酷、更张扬。她甚至早早就告诉儿子，人生在世，身体康健、三观端正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最重要，“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压力”。

事业的起伏当然也还有，无论成败，李玲玉说自己心中都有预期：“任何事情，当你到顶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可能很快就往下走了。我把自己的支撑点把控得好，做事也更考虑前因后果，不像年轻时那么冲动了。”

现在，她会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，主动发布唱歌的短视频，也自信地闯入直播带货的新赛道。遇上有人在直播间语出恶言，她只是笑笑：“转念一想，黑粉也是粉吧！”若有人追问“是不是缺钱才直播”，她也淡定解释：“到了这个年龄，能通过直播让人喜欢，还能带来经济效益，不是体现出我的价值了吗？”

是的，那些被外界声音左右的岁月已经过去了。

从短剧到直播，李玲玉更关心的是学习与聆听。去年，她在家追完了《繁花》，因为喜欢马伊琍的表演，许多片段更是翻过来倒过去地琢磨。“我甚至在想，要是有些戏能让我这样演，该有多大的进步啊？”

至于岁月给自己留下的痕迹，从小就被称赞好看的她也想得开：“很多人问我怎么永远不变，但我知道自己在变。人的岁数，照片里看最明显。只是我对自己的要求，是我健康生活，不要断崖式地变。我的观念、意识、穿着、打扮，不能突然就断崖地脱节成人家认不得的样子，我不允许自己这样。”

那么，烂漫半生过后，李玲玉会希望人们记住一个怎样的她？

“一个性格直率的人，一个始终爱学习、阳光向上的人。”她认真回答，然后与我们挥手作别。

文 / 晨报记者 曾索狄
图 / 晨报记者 姚祖鸿 插画 / 戎青钰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
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